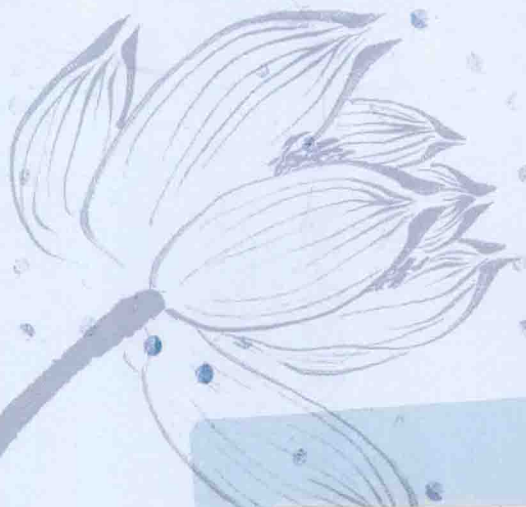


阅读
大中国诗词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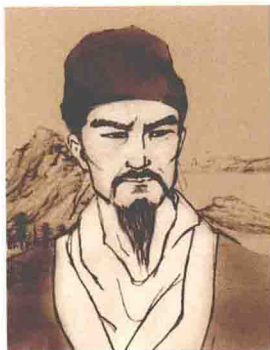
杨晓影 著

千里清秋，
风流常在

辛弃疾 的词与情



石油工业出版社



有谁如他，燃烧成了颜色不一样的烟火
有细腻，也有豪放；有寂静，也有喧嚣
有众里寻他千百度的爱情，也有金戈铁马的梦想
在那个摇摇欲坠的舞台上，倾尽全力用翰墨舞了一场

✦ 随书附赠《经典稼轩词》永恒珍藏版 ✦

千里清秋，
风流常在

辛弃疾

的词与情

杨晓影 著



石油工业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千里清秋，风流常在：辛弃疾的词与情/杨晓影著.
北京：石油工业出版社，2014.4
(阅读大中国·诗词)
ISBN 978-7-5021-9972-2

I. 千…

II. 杨…

III. 辛弃疾 (1140~1207) - 宋词-诗歌欣赏

IV. I 207.23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4) 第 005427 号

千里清秋，风流常在：辛弃疾的词与情

出版发行：石油工业出版社

(北京安定门外安华里 2 区 1 号楼 100011)

网址：www.petropub.com.cn

联系电话：(010) 64523558

经 销：全国新华书店

印 刷：北京晨旭印刷厂

2014 年 4 月第 1 版 2014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

710×1000 毫米 开本：1/16 印张：17

字数：254 千字

定价：29.80 元

(如出现印装质量问题，我社营销部负责调换)

版权所有，翻印必究

时光搵不尽英雄泪

直到在纸上落下最后一个字，竟也觉得他仍只是一团影影绰绰的墨迹。若说命运对他吝啬，一生所遇皆是一场场阴差阳错，可他凭着厚厚的《稼轩词》，冠上了“词坛飞将军”的名号；若说命运对他慷慨，清风吹开的史卷留下了他的赫赫大名，但他始终做着战场的观众，“挑灯看剑”只在醉里，“吹角连营”只在梦中，岁月永远欠他一场酣畅淋漓的战争。

时时在想，如若人生可以推倒重来，稼轩是否还会独自演一场无人来赏的独角戏，是否还会把生命的甘霖，许给荒芜的时代与流离的黑夜。顺着时光的隧道，溯洄从之，在微醺的灯光下，在历史的碎片中，拼凑他千年之前的风尘，也猛然了悟，这个悲情与豪情交织的失意英雄，本就甘愿做一个梦想的拾荒者，做一个贫瘠时代的流浪者，就算兜兜转转，一无所获也无妨。

曾经以为，他的一生至为简单，不过是想让金戈铁马的梦想走出自己心的领地，从而典当了岁岁年年。然而年龄渐长，阅历日深，尤其是在字里行间窥知了他所依附的时代，以及生命的历程，才恍然知晓，他的笔端，说尽了他欲进不能，欲退不甘的两难选择。

在时光一寸寸泯灭他的梦想时，他也曾愿做一个晋代的陶渊明。驼红色的流云，黛青色的山川，碧橙色的江河与湖泊，由眼入了他的心，又由心沁

出他的笔尖，汨汨地淌在纸上。然而，以“将种”自命的他，早已让激情万丈的血液流遍全身，自然界的“小我”终究要服从家国的“大我”。归去，而舍不得归隐，只因他的心，始终在南宋那片热土中怦怦跳动。

有人作词，笔笔皆是闲情，而他却以毛笔为戟，以方纸为战场，将他的毕生心意，蘸着血泪与豪情，一点点摁进词中。翻开《稼轩词》，扑面而来的是挡不住的豪气，犹如千丈瀑布，一落九天。当然，这其中也不乏细腻之处。女儿家的柔情，他也懂。英雄的风流，向来值得玩味与赞赏，他也不例外。然而，他的风流水彩画，却不似柳永那般斑斓，而是以专情为基调，多了一丝清明冷澈，褪了一丝脂粉缛腻；捧出的是一掬真心，得到的亦是一份诚意。“众里寻他千百度”，相聚本是不可多得的缘，觅到了便懂得珍惜。

他其实也是嗜酒之人。李白酒入豪肠，秀口一吐便是半个盛唐，稼轩吐出的却是半生的心酸。想醉在战场中，却被三尺高堂抛却；想醉在山明水秀的桃花源中，却又心有不甘。进退两难间，时光已然惶惶老去。他的欢愉、悲伤、哀愁，甚至愤怒，终成了乱世浮影，在水中欲明欲暗。

翻到《稼轩词》的最后一页，一切那么澄明，又那么混沌。懂与不懂间，千年哗然走过。朦胧也好，清晰也罢，至少陪他颠沛流离的旅程，已是人生至美的风景。

众里寻他千百度



时代，是温床亦是牢笼，无论愿或不愿，任凭做怎样的挣扎，都无法行走在时代框架之外。它繁华也好，荒蛮也罢，平庸之人或不凡之材，都须得把一生毫无保留地交付于它。

辛弃疾的时代，正是在临安偏安一隅的南宋。人人皆知北宋时的临安犹如人间至境，柳永的《望海潮》是秀色江南最为耀眼的名片。湖光美好，都市富庶，实在让人沉醉。但今日已不同往日，靖康之变犹如晴天一场来势汹涌的暴雨，管弦歌舞、风花雪月、市井富足俨然成了一地落红。

十三圈年轮，终究无法淡化靖康之变的狼狈。时光越是走得急促，身后的污点愈是清晰。北宋灭国的疼痛、宋徽宗与宋钦宗被俘的耻辱、大好河山被金国践踏的尴尬，统统压在了辛弃疾的肩上。然而，这三座大山的重量，竟抵不上祖父的一声叹息。

祖父带他辗转过许多地方。启程与离别，是他少年最熟悉的画面。他不懂为何祖父总是在路上，却也不问。“流离”与生俱来，“安稳”二字，却自他出生之日，便被时代抹去。无奈是有的，但更多的是顺遂祖父的意愿，在颠沛的路程中，专为恢复中原煅烧出一把利剑。

人的贪欲，从未得到过满足，完颜亮坐在曾经北宋的龙椅上，却仍对南宋西湖的风光、杭州的精致、钱塘的繁华垂涎欲滴。这深深激怒了中原的黎

民，亦激怒了辛弃疾。

当金兵的铁蹄撕破淮河两岸的宁静时，辛弃疾的利剑终于有了出鞘的机会。他“挑衅而起”，凭着忠肝义胆聚集两千多人马，揭起了反金起义的大旗，加入耿京领导的声势最大的队伍。自此，以功业自负，以气节自许的辛弃疾，迎来了人生第一场战役。

许是因为祖父在天之灵的指引，又许是因为命运冥冥之中的安排，辛弃疾带着大军一路向南，受到南宋高官的接待，这分明如人生的分水岭，此前积蓄的力量，终于在此时让他像雄鹰一样，展开了双翅。

带着拥抱天空的幻想，憧憬着转角处的柳暗花明，他做出了把一生托付给南宋的决定。他笃定，在建康这片陌生的土壤里撒下的种子，必会开出不一样的花朵。起义的峥嵘岁月，就这般画上完满的句号，日后风平浪静也好，跌宕起伏也罢，这段时光总会出现在梦里，成为走下去的勇气。

有志之人，最怕寂寞，却也受得了寂寞，犹如山涧中自开自落的花一般，繁华与落寞属于自己，也属于千年如斯的自然。南归十年，辛弃疾尝尽了孤愁滋味。文韬武略本该付给恢复中原，却只得被忧愁风雨吹落。虽说谨慎是一国之君该有的素质，但他的忠心耿耿与仗义执言却被一疑再疑。

抗金的热血还未冷却，却也只得在江阴守着无关紧要的签判职务，留下徘徊的足迹；“符离之战”的耻辱还未抹去，他的《美芹十论》、《九议》却被生生驳回。无力从战和派手中夺得旌旗，他只好把视野放于安民之上。“练民兵，议屯田”，滁州因他繁华；征讨茶商、平定战乱，南方因他而安。

然而，板荡的时代从不按功论赏，偌大的世间，他只得一再辗转。他是客，是路人，以为一直行走便能找到归宿，殊不知离梦想越来越远。故而登上建康赏心亭时，积蓄的情感排山倒海喷涌而出，他说：“可惜流



年，忧愁风雨，树犹如此！倩何人唤取，红巾翠袖，搵英雄泪？”他是压抑得太久了，无奈、忧愁、愤怒像是飓风扬起的波涛，淹没了他，也淹没了前方的道路。何去何从，命运从未给过他明确的答案。

暗夜无眠时，遥望着被长江隔开的北方，他也会忆起那场浩荡的起义，想念家乡的热土。英雄从不流泪，只因未到伤心处，当他的双翅被折断时，当他写下“江晚正愁余，山深闻鹧鸪”后，亦会留下滚烫的两行泪。

他以为生命已对他足够残忍，但一切才刚刚开始而已。公元1181年，奸佞之臣以“奸贪凶暴，帅湖南日虐田里”的罪名，将他弹劾。他把二十年的锦瑟年华付给梦想，却被梦想辜负。流年不利，战场实则是一片废墟，时光逼得他在中年时就垂垂老去。拧不过时代，也拗不过命运，他收拾行李，带着不甘，带着怨怒，开始了闲居岁月。

带湖的青山绿水、花草虫鱼、莺啭鸟啼，将他疲惫的心收留。沉沉地睡去吧，再不要管外面的风雨，他曾这般对自己说。像是迷路的孩子看到了傍晚的炊烟，像是迷航的帆船看到了远处的灯火，他终于不再流浪世间。

在带湖的臂弯中，他是曾醉倒过的。山水为伴，白鸥为盟，煮酒品茶，挥洒墨香，平静却不死寂。行走在夜间，有明月相伴，有鸣蝉解闷，有稻香扑鼻，有蛙声和曲；行走在村舍，吴侬软语，悦耳动听，日子清苦却其乐融融。

这般美景，如若与志同道合之人共赏，算是人间至幸了。红尘之路，对辛弃疾也并非都是吝啬，与陈亮的相合，实在算得上一盏明灯，再漆黑的子夜也被照明。男人的友情，不同于女人的绵密黏稠，更多的是心意的相通。无须多言，对方已然听懂。一次相聚，一杯浓酒，一曲歌词，便成一桩幸事。

原来舍弃了功名，生活才是本来的素朴之形。

他原想做一个与世无争的陶渊明，然而这功名好似酒瘾，他从未彻底戒掉。身在桃源，却也时时关注外面的世界。梦想抛却了他，他却不愿舍弃梦想。这痴痴不醒的一厢情愿，在朝廷的召唤中，又死灰复燃。

带湖用十年的时间为他疗伤，还未痊愈时他便再次出山。谁想到，这又是命运对他的一次戏弄。起废为用原是一场空，失望比绝望更让人难以下咽。叶公并非好真龙，攻打金国也只是宦官巩固权力的一项计策罢了。他的每一番兴建，皆因统治者的横加阻拦半途而废，意兴阑珊的为民之心、恢复中原之愿，渐渐成了阳光下的肥皂泡沫，虽五彩斑斓，但一触即破。

在时光的罅隙中，他终于满面风霜。回望一生，好似做了一场梦，梦境之内是战马冰刀扬起的万丈风尘，梦境之外是一次又一次被罢黜串起的一生。再次遭到弹劾时，带湖已被一场火灾烧为灰烬，他拖着耆老之躯，移居瓢泉。此时，他老了，梦也凉了。

夕阳无限好，只是近黄昏，无妨，就让他在这不起一丝涟漪的瓢泉，拿起无底的酒杯，回味这一生的琼浆吧。齐鲁之地的阴阳昏晓、祖父沉重的叹息与殷切的指点，少年路上的辗转与别离、起义之时一路向南的华丽与勇气，南归之后的流离与落寞，闲居岁月两难的归隐与出仕，像胶片显影般渐次清晰起来。他说，“我见青山多妩媚，青山见我应如是”，这一次就让他与瓢泉相依为命吧。

公元1207年，当南宋朝廷真的想让他穿上盔甲时，他生命的蜡烛却在千军万马的征战声中，渐渐熄灭。世人无从想象，他在生命的尽头喊出“杀贼、杀贼”，是怎样的心态，只知晓他的梦，依旧是断壁残垣。

天空不留一丝痕迹，而他已然走过。他无从选择所在的朝代，却用弥足宝贵的光阴，塑造了自己的人生。纵然辛弃疾一生都在荒蛮的南宋中挣扎，百转千回，不得靠岸，但谁又能否认他的残缺正是一种刚劲的美，他的遗憾更让人着迷呢？他的人生从来不是无疾而终的逗号，那衔



着理想盘旋而飞的执着，那旷迈与细腻并存的《稼轩词》，已然成为惊艳了尘世的感叹号。

历史的风，飒飒地吹了千年，书页上的南宋已是一片昏黄的时光，而辛弃疾却在那片热土中，愈来愈清晰。

目录

意气风发，齐鲁少年郎

青涩的年少时光 / 2

豪气初显，两赴燕京 / 7

一路向南，再无归程 / 12

哪个少年不风流 / 16

治国安民是戒不掉的瘾

江阴知晓他的寂寞 / 22

偌大世间，无处安身 / 27

荒凉之地，因他繁华 / 32

众里寻他千百度 / 38

知交半零落 / 43

人生能有几度月圆 / 48

流年，只得付给忧愁风雨 / 53



时光记得他的落寞

侠骨男子亦柔情 / 60

青山遮不住，毕竟东流去 / 65

漫游吴越，匆匆春又归去 / 70

盛夏光年，惦念那场花开 / 75

谁能抵得过岁月 / 80

后会无期，思念作陪 / 85

闲居岁月，唯有山水为伴

带湖，让他不再流浪 / 92

稻花飘香彻 / 97

归去，或是留下，都不忍 / 102

孤舟浪起，梦携西子 / 107

半生流离，识尽忧愁滋味 / 112

英雄相惜，唯有友情可通心 / 117

目 录

十年瓢泉，若梦一场

醉中看剑，独显惆怅 / 124

起废为用，原是一场空 / 130

一杯杜康，再不管今夕何夕 / 136

因为懂得，所以慈悲 / 141

世间宽阔，懂他的唯有瓢泉 / 146

天空不留痕迹，而 he 已走过

知己者，二三子 / 152

谁与我，醉明月 / 157

暮年回忆俱是告别 / 162

功名仍是心头事 / 168

历史，总是让人遗憾 / 173



意气风发，
齐鲁少年郎

词





青涩的年少时光

都说最无忧的时光，是少年时候。然而对于辛弃疾来说，并非如此。

尚在幼时，他便听惯了祖父辛赞悠长的叹息。虽然揣摩不透“北宋旧臣”这顶帽子有多沉重，但当祖父充满期许的眼神落在自己身上时，他便知晓他的路，定然会循着祖父的希冀，一步步向前，无论前方是荆棘遍布，或是鲜花铺路，他都得走下去，不愿停，也不能停。

辛氏一族的故乡，是风光秀丽的齐鲁大地，先世多出明贤，据《济南辛氏宗图》所载，于北宋年间出生的辛维叶为辛氏始祖，二世为辛师古，三世为辛寂，后为影响辛弃疾一生的人物辛赞，皆在朝中为官，且忠心耿耿。正如宋人罗愿在诗中点道，“辛氏世多贤，一姓古所夸”，实为中肯之言。

后人如若记得震慑长安的“安史之乱”，便不会忽略惊诧汴京的“靖康之变”。前者使唐代情势急转直下，从天朝帝国的龙椅上摔了下来。而后者更甚，不仅仅是多了一抹耻辱的灰色，更是一把刺死北宋的匕首，时代陡然出现了一个无法填补的缺口。半数的人跌落深洞，殒了性命；而另一半人立于裂口的崖上，摇摇欲坠。

待金国的旌旗插遍了北方的领土，俘虏了宋徽宗、宋钦宗父子，北宋国破君亡。此时有骨气的文人本该沉河投缳，誓死不仕新朝，仿若如此方才不会辜负忠君报国的天命。如若得万世敬仰，就算以生命为代偿又何妨。

然而，或是为了流连尘世时光，或是为了日后雪耻，辛赞接受了金国授予的职位，虽官位不高，但至少免去了四处流离所受的苦。可是金臣小心翼



翼的防备，周遭人的嫌隙与冷眼，让他这顶乌纱帽戴得并不舒坦。这也难怪，一臣不事两君自古是儒士坚守的节操，况且金国刚刚立足，如若容他大摇大摆穿堂入室，也未免太过草率。

辛赞此时已年过五十，见惯了人世沉浮，这个道理他自然懂得。这荒凉世间给予他的这一星半点的苦难，他还承受得起。而他苟且于世，也并非世人想的那样简单。如同当年越国的勾践一般，夫差让他喂马也好，让他看墓也罢，他都默默忍受，最终勾践一举灭吴、血洗耻辱。而今辛赞也是如此，虽然此时已至暮年，但他笃定终有一日，金人出境，山河归还。

而他所有信心源自：家门昌盛，后继有人。

宋高宗绍兴十年（公元1140年），辛弃疾出生，此时靖康之变已过了十三年。靖康一役好似一场地震，虽然辛弃疾并未处于震中，却终其一生消受着余震。

在他出生那一日，举家欢庆，其父辛文郁自然合不拢嘴，但最为高兴的莫过于辛赞了。此时辛赞已在金国出仕，曾经自家的领地强行被邻居侵犯，这也罢了，更为荒唐的是还要为他国作嫁衣裳，鉴于此，辛赞梦中都是攻城略地之事。而今家中添丁，他难免喜极而泣，便为其取名“辛弃疾”。“弃疾”，幼子健康成长，百病不侵，是所有长辈最朴实最殷切的愿望。而辛赞并非平庸之人，所想也非平庸之事。孙子茁壮成人再好不过，但绝不止于此。“弃疾”二字当与“去病”相称相对，即汉代名将“霍去病”。霍去病多次与匈奴交战，汉军节节胜利，匈奴时时败退，故而留下“封狼居胥”的千古佳话。

辛赞给孙子取了这样一个寓意极深、背负沉重的名字，是望他日后能像霍去病收复失地，能有一番作为。且不说这是命运使然，家族的使命已为他设计好了蓝图，而他只管风雨兼程地走下去就好。

在时光的罅隙中，在家人的教诲中，辛弃疾在阳光下疾速拔节。上天从

不担忧这坚毅的少年，他也渐渐知晓了人世冷暖。白昼与黑夜交替，他的生命也有了节奏，缓缓地通向岁月最为幽深的地方。

铁凝曾说：破碎，是一种完整。因为伤过，哭过，经历过别人无法理解也无法感知的痛楚，苦难只属于自己，所以就连时间也无力泯灭。在辛弃疾两岁时，一代名臣岳飞被杀害，彼时他虽未曾懂事，但想必他心中的某一根弦也为之颤了一下。命运多舛，人在生死面前常常苍白如纸，在他六岁之时，父亲也永远离他而去。命运不管这个少年是否背得动接二连三的离散，一切才刚刚开始而已。

他本是出身宦宦之家，生活起居自然优于别家孩子，然而这个尴尬的时代，却从未给他安全感。况且祖父每日若有所思，郁郁寡欢的神情，犹如长笛吹响的一首悲伤曲子，跌宕起伏，吹得辛弃疾心里一阵紧过一阵。于是，他总是盼望着长大，盼望着配上刺刀，杀上战场，熨平祖父额间愈来愈深的纹路。

他的启蒙教育，是祖父手把手教给的。除却读书识字，更重要的是舞刀练剑。祖父要求得严格，他也学得认真。琅琅读书声与霍霍舞剑声相得益彰，祖父终仰天长叹一声，心想辛家后继有人，收复河山不再是触不到的月亮星星。

辛文郁去世后，抚养辛弃疾的担子便压在了辛赞肩上。辛家世代为官，肚中墨水自然不少，但这不足以将辛弃疾培养成一个顶天立地的大丈夫。此时辛赞于亳州为官，恰好刘瞻亦居于此地。

在祖父的陪同下，辛弃疾前往柳湖书院拜见刘瞻。聪颖的少年潜心求学，在名师的点拨下，进步极快。再加上祖父的细心督促，很快读完四书且熟读了六经、训释、经解等。其后作词常常引经据典，即源于此。更为重要的是，刘瞻作诗工于野逸，有意教授辛弃疾田园诗歌的精深之处。故而，辛弃疾壮岁退居上饶之时，吟出了朴素纯粹的田间词作，不过这都是后话了。